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丛书之
少年爱中国

军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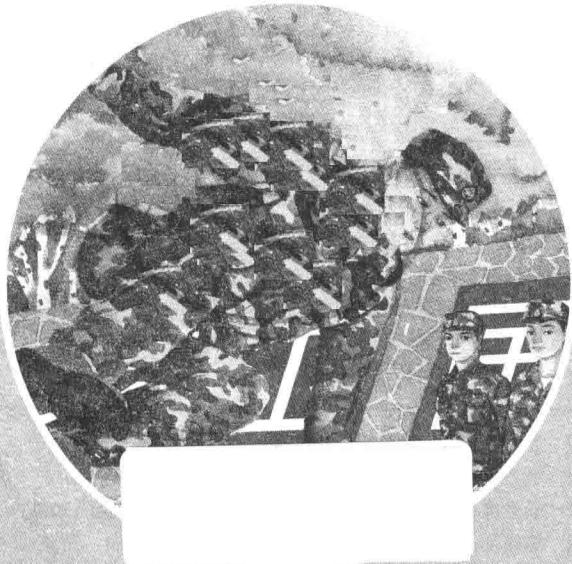
周莲珊〇主编
张曙光〇著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丛书之 少年爱中国

军 魂

周莲珊◎主编
张曙光◎著



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

·长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魂 / 张曙光著. — 长春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8. 12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丛书之少年爱中国 / 周莲
珊主编)

ISBN 978-7-5585-3090-6

I. ①军… II. ①张…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9712号

军魂

JUNHUN

出版人 刘 刚

策 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王 婷 周 丹

封面绘图 孙鸣远

封面设计 书虫文化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15千字

印 刷 吉林东曼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编辑部: 0431-86037512

发行科: 0431-85640624

定 价: 24.80元

目 录

第一章 绿皮火车.....	001
第二章 新兵连.....	013
第三章 匆匆那年.....	037
第四章 联欢会.....	061
第五章 机关兵.....	092
第六章 四个兜.....	116
第七章 天若有情.....	129
第八章 世代交替.....	148
第九章 奔向远方.....	162
第十章 向前，向前.....	177

第一章 绿皮火车

1

玉米、高粱、大豆、红薯等秋庄稼和棉花等农作物已收割完毕，土地裸露着，北方的原野一望无际。

这一年，农村刚刚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家家户户门前的树上吊着金黄的玉米，屋檐下挂着成串的辣椒，一派新景象。时令进入秋季，北风一刮，一夜寒霜袭染，白杨树上浓密的绿叶泛起了微黄，在风中哗啦啦地唱着歌儿一般，发黄的叶子纷纷离开树体，随风势向远方飘去。

火车站很嘈杂，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批刚穿上军装的小伙子，大部分是从农村入伍的，不少人的军装不合体，有的军上衣盖住了屁股，有的个头儿大领到了小号的服装，紧绷绷的，加上还没有配发领章、帽徽，一看就是新兵。

“号不对的相互调整一下衣服，大家伙儿抓点儿紧。”

班长李华亮中等个头儿，脸庞红中带黑，是自然黑的那种，穿一身合体的军装，在一群没有领章、帽徽的新兵中，他头上的红五星、衣领两旁的红领章显得分外醒目。

新兵互相调整衣服，送行的家长们也跟着帮忙，又是一阵忙乱。

新兵贺建设身材颀长，皮肤白皙，瓜子脸，五官端正，很像影星达式常，他的一身新军装很合体，显得英气勃勃。他身旁送行的除了父母——从衣着和举止一看就是有工作的人，还有一位身材苗条，穿着时髦的漂亮姑娘，姑娘长发披肩，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脉脉含情，她在贺建设身旁一站，就成了一道风景，新兵们有意无意总用眼神往她身上扫来扫去。贺建设是新兵中少有的几个从城市入伍的新兵，还戴着一只上海牌手表，有意无意地在衣服袖口中露出闪闪发亮的金属表带和表盘。

“新兵不许戴手表，”班长李华亮皱了一下眉头，他望了下贺建设身旁站着的漂亮姑娘，缓和了一下语气，“注意点儿影响。”

贺建设对身边的女朋友做了个鬼脸，把手表往衣服袖子里使劲捋了捋。他的女朋友叫刘敏，对他莞尔一笑，她很自然地扬手捋了下皮肤细腻的前额上的刘海儿，姿势很优雅，露出了手腕上的手表，是个坤表，小巧玲珑的。

“看，你这衣服穿的，像从夹皮沟来的一样。”贺建设被班长说了一下，身旁的人都在看他，为了转移目标，他对身旁一个个头儿、军装大得盖住了屁股的新兵开了一句玩笑。小个子新兵叫刘松涛，他在大家伙儿的笑声中，不好意思

地往下蹲了蹲，个头儿显得更低了。其实来之前，班长就宣布过一些注意事项，比如新兵不许戴手表、不许穿皮鞋什么的。对于大多数从农村入伍的新兵来说，这些规定都是多余的，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这些奢侈品。

“安静！”军装上衣有四个兜的排长吕元亮走了过来，见车站的新兵有些乱，就喊道，“一班长，集合！”吕排中等个头儿，小白脸，嘴唇和腮边的胡须刮得铁青，他是在地方领导的陪同下，来到车站的。在车站集中的老兵新兵中，只有吕元亮穿四个兜的军装，所以他一出现，就有一种气场。军装上衣有四个兜当时是军官和战士的唯一区别，战士军上衣只有上面两个兜。

一班长李华亮的军装也是两个兜，只是比新兵们多了领章、帽徽。他迅速站在队前，吹了声哨，新兵就按照他的口令开始集合列队。

新兵们只接受了一些基本的动作训练，所以站队速度很慢，有的还找不到自己的班，拖拖拉拉的。

“苏向国！”

“有。”李班长点名时，排在一班最前面的苏向国回答的声音不是很响亮。他身材细高，微黑的瘦长脸棱角分明，长相有些着急，和新兵站一块儿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几岁。

吕排长嘴角不易觉察地撇了撇，脸上有不悦之色。

“队列里听到点名要答‘到’，听明白了吗？”李华亮

用眼睛余光看到了排长的不满，黑亮的脸上有一些愠意。这些个新兵不长记性，说过多少遍，一转眼就忘，他加重语气强调：“答‘到’的时候，声音要洪亮，要喊出军人的气势，听明白了么？”

“听明白了！”新兵回答虽然不太一致，但一个个声音很高。

“苏向国！”李班长费了一番口舌，又重新点名。

“有！”苏向国注重了声音洪亮，却一急之下又习惯性地脱口答“有”，他慢半拍反应过来，又慌乱地答了一声“到”，引来新兵们一片笑声。

“穷紧张！”李华亮又气又急，指着排在第二名的贺建设说：“你俩调整一下位置。”这样，贺建设排在第一名，苏向国排在第二名。

“准备上车。”吕元亮排长有些不耐烦地摆摆手，不知是对李班长不满，还是对大个子新兵不满。

“呜——”远方一声汽笛长鸣，一列绿色长龙进站了。

2

绿皮火车几乎每个小站都停车，遇到情况还无限期地停靠让车，但对于大多没出过远门，第一次坐火车的新兵来说，内心还是充满了激动和好奇。在村子里，他们乘坐过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是“突突突”冒着黑烟的手扶拖拉机，很少有

人坐过汽车，更别说火车了。

“这火车好长啊，有十几节车皮，能载多少人？”小个子刘松涛是山区入伍的，第一次坐火车，感到既新鲜又好奇。他坐在三人一排的硬座座椅中间，一会儿探头看看窗外飞速掠过的树木，一会儿伸伸胳膊、挥挥拳头：“这家伙，比坐手扶拖拉机舒服多了。”

“要不咋叫绿色长龙呢，人可以随意走动，还能吃饭，还可以上厕所呢！”县城入伍的王要民的父亲在县委给领导开小车，母亲在家务农，属于“一头沉”式的家庭。市里火车刚开通时，父亲带着他坐了一回火车，从西站到东站，两毛钱，二十多分钟，但毕竟也算坐过火车的人。

长得像电影明星达式常的新兵贺建设是县城入伍的，父母都是县直机关干部。他当三年兵回去就可以安排正式工作，属于镀金的那种。班长李华亮在县城接兵期间，贺建设父母特意安排了宴席款待接兵的李班长。此刻，李班长坐在靠车窗的位置，贺建设坐在对面靠窗的位置。他和李班长一样脱下军装上衣，挂在旁边的衣物钩上，露出一件织有精美图案的鸡心领棕色毛衣。

周围的新兵们大都没脱上衣，感到车厢里并不热，同时也没有贺建设那样漂亮高档的毛衣，里面的内衣有些寒碜。

贺建设一边不屑地说火车像“老牛拉破车”，一边不停地吃着零食，大讲他跟父母到上海游玩的经历，什么游豫

园，什么黄浦江夜景，一边的新兵们都羡慕地看着他，听他神侃。他和李华亮班长对面的小桌板上，堆满了食品，罐头、火腿、烧鸡、午餐肉，还有锅巴、瓜子、饮料什么的，他头顶的行李架上放着一只崭新的写着“上海”字样的旅行包，里面像一个小百货店，被各种食品塞得满满的。李华亮班长和他一起吃着零食，偶尔也给身边的新兵抓一把瓜子，他对贺建设露出来的手表也没有再纠正。

中午饭时，穿着一身铁路制服的年轻女列车员推着餐车从狭窄的过道通过。她的动作很熟练，喊声很职业：“盒饭，五毛钱一份。啤酒、花生、豆腐干……”尽管她知道这些新兵不会买东西，还是例行公事般叫卖着，灵活地推着餐车通过了新兵专厢，留下一股白米饭、炒肉菜的香味儿。

“真香！”小个子刘松涛目送女送餐员苗条的身影走过，使劲地嗅了一下。

“你是看人家长得漂亮，还是盒饭好吃？”会开车的王要民故意逗他。

“她哪里漂亮，”小个子刘松涛好像被人识破了内心的私密，脸变得通红，不甘地反驳道：“她比得上‘达式常’的‘洪学敏’吗？”

这一帮小子，在车站时都装得正经八百的，却悄悄地打量贺建设和他的女朋友刘敏，并且在心里给他俩起了很般配的外号。

贺建设听人把他的女朋友取雅号为“洪学敏”，心里很高兴，从挂在衣服钩上的军装上衣口袋掏出刘敏的照片，让大家分享：“在学校里，同学们还真的说她像电影明星洪学敏呢。”

大家传看着“洪学敏”的照片。这是一张艺术照，上了颜色，在一片青青的草坪上，刘敏长发披肩，嘴里含着一根草茎，深情地望着蓝天白云。那样子，很迷人。

部队没有订餐，吕元亮排长通知各班长领午餐，每个人发了两个面包。火车上供应有开水，大家拿着刚配发的绿色茶缸接来开水，一边吃面包一边喝水。农村入伍的新兵很少吃上面包，打开包装精美的面包，啃一口，又酥又甜，味道好极了。发给贺建设的面包，他看也没看，顺手就扔给了小个子刘松涛。

“吃商品粮的人就是任性。”苏向国坐在和贺建设隔一排的边上，他的位置正好可以看到贺建设。他故意不望贺建设，他有些本能地看不惯城里人的做派。他在县城读了三年高中，让他深刻地感觉到农村户口和商品粮户口之间那道无形的鸿沟。

他承认，农村长大的孩子的智商是不能和城里长大的孩子相比的，城里长大的孩子见多识广，他们谈天说地，谈笑风生，在社交方面有着天然的才华。刚开始，他们都表现抢眼。只有时间长了，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才能显示出各自不同

的魅力。

此刻，苏向国也有点儿瞧不上李华亮班长，吃了人家的嘴软，明明贺建设搞特殊戴手表，李华亮也不说不问。

3

班长李华亮看一圈人都聚拢在身旁，听贺建设大侃到各地浏览的经历，继而又晒出了女朋友的照片，新兵们从对班长的陌生很快转为熟悉而不设防线，随意说笑，他也很开心。都是年轻人嘛，他比新兵们也大不了几岁。

李华亮入伍已进入第五个年头，从第二年开始入党，当班长，是同年兵中最优秀的。他老家在湖北大山深处，很穷，在学校读书时吃不饱肚子，当兵前没见过火车。他连续三年训新兵，每年都带出优秀新兵班。如果干得好，年底就能转志愿兵。

他希望和新兵们搞好关系，以利于以后工作的开展。他问贺建设：“你到部队打算干什么？”

“打篮球，”贺建设从行李架上写着“上海”二字的旅行包里取出一双崭新的回力牌运动鞋，“我在学校就是篮球队主力队员。”

“洪学敏就是看你打球才对上眼儿了吧？”小个子刘松涛似乎摸透了贺建设的脾气，和这个城市入伍的“达式常”开些玩笑他并不恼。

“你别说，”在大伙儿的又一阵笑声中，贺建设双手向上，做了一个投篮动作，“还真让你说中了，阿敏最爱看我打篮球。”

“苏向国。”李华亮喊了一声，他注意到这个大个子的沉默，也观察到他对贺建设炫耀自己见多识广的不满表情。在一片闹腾的氛围中，新兵们都情绪高涨，无暇他顾。李华亮作为班长，就多留心，这些新兵以后成为朝夕相处的战友，重要的是团结，把十指攥紧，才能发挥集体的力量，形成真正的战斗力。虽然每个人性格各异，但穿上军装，就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加钢淬火，沿着正确的道路茁壮成长。多年的班长经验，让他体会到，按个人好恶亲此疏彼，是带兵人的大忌，尤其是班长。班长在部队算最小的芝麻官，但号称“军中之母”，重要性不言而喻。他认真地看了苏向国的档案，苏向国是新兵中为数不多的县城重点高中应届毕业生，据说高考只差了三分。可能是高考的失利在他心中留下了阴影，也可能是他生性孤僻，不爱说话，不善于交际。在火车站唐突地把他从第一名调整到第二名，难免使苏向国对他产生不满心理。此刻，他有意把苏向国引入话题：“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苏向国显然没有想到班长会叫到他，更没想到班长能一下子叫出他的名字。李班长在县城接兵期间，那可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家长们把孩子送给部队都不放心，都想和

班长套近乎，让他在部队关照自己的孩子。想请班长的人，得排队。他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哪有这个能耐？苏向国也想找机会和班长接近，听着大家又说又笑，热热闹闹，唯独他晾在一边，显得不合群儿，不能刚一入伍，就给班长留下不合群的印象。正犹豫间，正巧班长问到他，就硬着头皮站起来，走过来，望了一眼贺建设手中的回力牌运动鞋，就想压他一头，脱口而出：“我想考军校。”

他这话一出口，大家都不便发表意见，连李华亮班长也停顿了一下。不过他表面很镇静：“考军校，当然好，有志向。”他望了望其他人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大家都要努力，争取当一个好兵，争取提干。”

苏向国见班长对自己的回答似乎还满意，也舒了一口气，加入大家的话题。

“那个谁，”李华亮班长知道苏向国不善言辞，不宜开玩笑，就适可而止，掉转头用手指着一个胖乎乎的新兵，他显然没有记住王要民的名字，“你呢？”

“开车呗，我爸就是县委的驾驶员，我从小就看我爸开车，自己早就会开。”王要民提起开车，眉飞色舞。

“小个子，你呢？”李华亮班长问刘松涛。

“我……”刘松涛虽然爱说爱闹，但显然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农村的孩子，也没啥特长，歪着脖子想了一下，突然来了灵感，“当兵嘛，党叫干啥就干啥。”

大家“轰”地一下都笑了。贺建设指着他的鼻头笑着说：“口气不小呀，你是党员吗？还党叫干啥就干啥！”

刘松涛一下子被问住了，他有些窘迫地摸摸头皮，又引来了大家的一阵笑声。

“大家伙儿不要笑，无论是不是党员，军人都要听党指挥，他说得很对。”班长李华亮没有笑，严肃地说。

刘松涛受到表扬，胆子壮了，说：“我爷爷就是老兵、老党员，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立过大功，负过好多次伤。”说着，他飞快地从内衣袋里取出一枚军功章，对大家说：“这是我爷爷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军功章，他一生视之为最大的荣耀。我当兵时，他把这枚军功章送给了我，要我听党的话，苦练本领，保卫祖国，争取立功。”

小个子的这席话，把大家都震住了，半天没有人说话。李华亮班长接过那枚军功章，小心地抚摸着那有些模糊的图案，望着眼神晶亮的刘松涛，心里真的喜欢上了这个小个子。

“我爸也是一名退伍军人，我当兵的时候，特意送我一套毛选五卷呢。”王要民见班长如此重视这枚军功章，就从自己的行李袋中拿出一套崭新的毛选五卷本，翻开，扉页上写着：“要民吾儿：苦练本领，当兵报国。”

苏向国也有宝贝，他心里一直想拿出来给大家瞧瞧，但没有拿。那是一个秘密，在他从重点高中毕业后，学校的校花

马冬冬送他一本精美的日记本。结果他落榜了，他们再没有联系。那一年高考的作文题取材于陈毅元帅的一首诗，在离家前的最后那个晚上，他就着煤油灯，在日记本的扉页抄录了他最喜欢的陈毅的一首诗的后半部：“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诗言志。这首诗表达了他从军报国的理想。但是，他终于没有拿出来。

“嗬，宝贝真不少啊！”李华亮看着毛选，觉得绿皮车厢的随机聊天收获真不小，不但拉近了新兵之间的感情，还了解了新兵的入伍动机。他说：“大家怀揣着报国之心，迈进军营，就是一家人，都是亲兄弟，在工作上要比学赶帮超，在生活上要相互关心爱护，让军旅人生迸发出绚丽的光华。”

“好，说得好！”小个子刘松涛真是个马屁精，别人都觉得好，他却一边叫好，一边把巴掌拍得山响。

大家跟着可劲儿地拍起了巴掌。苏向国也使劲地拍着巴掌。他是从心里觉得班长说得好。

“收小腹。”李华亮班长被大家伙儿的掌声弄得有点儿不好意思，见新兵刘松涛兴奋地只顾鼓掌，把肚子撅得老高，就用手指点了一下刘松涛突出来的肚子，大家笑得更热烈了。

第二章 新兵连

1

绿皮火车像老牛拉慢车，走走停停。

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终于到了目的地。新兵们背着背包，提着行李，列队，集合，分乘五辆有绿色帐篷的卡车。接兵的班长骨干和排长坐在驾驶室里，卡车穿过城市，一直往郊区行驶。新兵们眼巴巴地看着车外，希望尽快在城市里看到他们的新营房。卡车一直往前，卷起冲天的尘土，马路两旁高大的树木在眼前掠过，远处是空旷的田野，行人渐渐稀少。看卡车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新兵们干脆不向外面张望了，也不叽叽喳喳地说笑了，气氛有些沉闷。不觉间，天已向晚，有人打起了瞌睡。

一阵锣鼓声把新兵们惊醒。荒野里出现一个大院，营门口张贴着“热烈欢迎新战友”的横幅，两旁站着欢迎的老兵们。文艺班的战士敲锣打鼓，新兵连首长站在最前面，和新兵们一个个握手。

看着这样大的阵势，新兵们很激动。老兵热情地帮新兵